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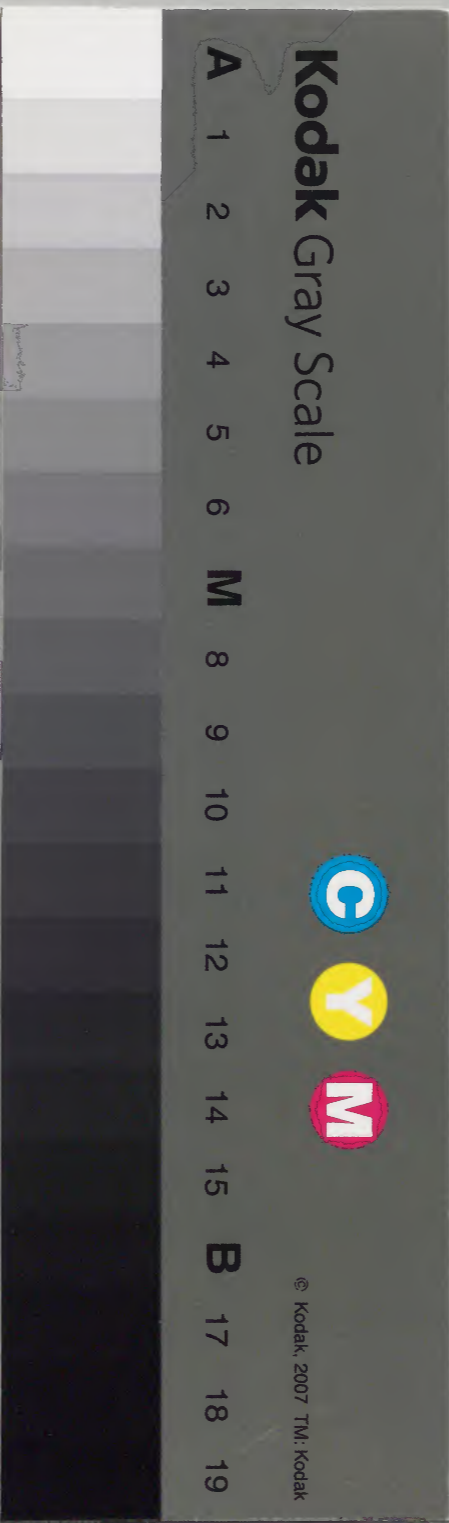
逸史

乙

| | | | | |
|---|---|----|---|---|
| | | | 八 | 和 |
| | | 一七 | | 書 |
| 一 | 一 | 二 | | 門 |
| 三 | 四 | 八 | 八 | |
| 冊 | 架 | 函 | 號 | 類 |

| | | | | |
|------|---|-----|---|---|
| 庫 | 文 | 閣 | 內 | |
| 一五〇函 | | 八七二 | | 和 |
| 九 | 三 | 八 | | 書 |
| 架 | 冊 | 號 | 類 | |

| | | |
|------|-----|------|
| 內閣文庫 | | |
| 番號 | 和 | 8728 |
| 冊數 | 13 | (7) |
| 函號 | 150 | 36 |



天正白院
圖書記

逸史卷之六

奠陰逸史氏同關子 撰

後陽成帝天正十五年
丁亥至十八年庚寅

○凡四年

後陽成天皇天正十五年丁亥春正月淡志侯貞慶

小笠原上田侯昌幸真出來關白令之也。大君使酒井

忠次如大阪。錢西征。因拉レ二侯。謁關白。許其請也。

月諸道兵發。大阪水陸並進。旌旂蔽空。和侯秀長統

前部。廿五日抵北豐藝。侯輝元會之。秀長移檄遠近。

剋日進。勦三月薩侯義久棄府內而遁。沿道多畔。土

寇亦競起。共遮擊之。義久轉鬪崎嶇。多喪師。留島津

逸史

卷之六

○十五年

○一

襄德堂

宮評善祥坊

家久守耳川日而還秀長合眾長驅抵耳川令諸將涉而結營十七日家久悉眾夜出斫南條元續宮部繼潤營元續不能支諸營分兵救之薩人破繼潤柵而入繼潤捍禦甚力叢銃殪之所禽又數十人獲島津忠親諸營馳人中軍秀長畏薩剽悍不肯進尾藤知定又扼之吉川元長怒請以其甲往亦不聽天明薩人未退秀長將涉知定復固止之諸隊益馳至佐鬪家久走入城秀長乃涉相持數日家久焚城而遁追至高城家久復遁關白深賞繼潤功知定因得罪尋奪封免為庶人秋月筑前守種實尤親薩竭力援

丹波少將秀勝

宇治惟谷

長門守種長

之嬰大隈城前筑分兵助薩人守巖石廿八日關白帥舟師抵北豐次馬嶽數道分兵而進令丹侯秀勝攻巖石夏四月朔松島侯氏卿蒲門南門越中侯利長前田北門四面肉薄而登乘風縱火遂拔之大君使本多廣孝聘于師遂從圍巖石先登有功阿蘇大宮司惟谷拒命關白偏師伐降之惟谷世掌神封乘世亂累葉蠶食有田二十四萬石關白憎之悉沒入其兼井之地師進入南筑秋月種實棄大隈返秋月度不免薙髮披緇令其子種長以城降國中諸城聞之皆降潰關白盡收秋月氏地及事平念其故家也

逸史

卷之六

○十五年

○二

懷德堂

封種長于財部日三萬石。世傳秋月原姓劉氏。初漢靈帝孫智避亂歸化。居播之赤石郡大藏谷。其子高香出仕。賜姓大藏。朝臣苗裔。徙筑紫。奕世官于太宰府。以至種實譜記粗存云。十一日關白次高良山東肥。諸城皆降。薩人屯戍者望風而潰。薩將新納忠元伊集院忠棟以勇聞。薩侯之道也。退保合子城。後肥於是不知所為。聞島津征久在八白。走投之。關白舟師迫八白。征久及忠元忠棟惶怖夜遁。其餘可知也。關白次八白。下教大赦四方歸降者。闔咽道路。關白隨加綏撫。往往復其邑秩。師進入薩。島津忠辰出降。五

武藏守忠元

肥前守又右衛門

大夫忠棟

右馬頭征久

又太郎忠辰

山戒守忠昉

月四日關白次千代川。薩地接巨津。漕艦湊集。遂定為行臺。為久頓計。列侯群帥伐林。填澤。大布陳營。四近諸城皆潰。隅薩震駭。唯桂忠昉守平佐城。枕川加藤嘉明脇阪安治九鬼嘉隆率舟師伐之。鼓衆齊登。安治身攀壘而入。忠昉乃降。關白此行以本願寺主光佐自隨。命招諭九國門徒。於是士民奔波爭輸糧。芻金帛。薩人潛身歸降。傾貲支給者相屬於道。國吏不能禁。千代川四面山路險隘。狢島一向僧有諳地理者。因光佐獻策。言海岸風潮之利。於是諸軍多取舟路。出入甚便焉。光佐後年六條之營。蓋因此功。

也。薩侯切齒於光佐及事平，捕猊島僧，斫殺之，彈逐
 境內，一向僧下令國中，不得遵其教，著為永式。蓋到
 于今世，守嚴禁，比諸天主教云。
 逸史氏曰：豐公席恒升之勢，奉王命討不庭，堂堂
 之陣，所向剗平，誅夷如振落耳。曷以假助乎異術之
 為一錮心於功利，期効乎速成，搜緇艾以雜旗鼓，資
 渠誑誘，易我勞徠，不復顧國家大體，惡是不可以已
 乎。適足以扇惑世之燄也已矣。悲夫。
 初，日侯祐丘伊東之奔京師也，會有明智之難，乃屬徒
 從山崎師，有首虜之功。關白賞以河內之田，於是命

中務大輔家久

隸前部，為隅日鄉導。秀長徇日累旬，悉定之。伊東氏
 遺民亦爭應之。島津家久以佐土原日降前田利長。
 淺野長政、龍造寺政家徇隅，隅薩諸城往往迎降。已
 而大兵逼麿島島津氏治所，薩侯義久大懼，髡首緇服，與
 櫛造行臺納降。關白曰：故家也，禮而使反其所。初，義
 久無子，以弟義弘為嗣。關白因立義弘，義久遂老。自
 號龍伯。琉球聞之，震怖，馳使譯貢獻。吉川元長嬰疾，
 六月卒于師，無子，遺命欲使廣家嗣。有故議格，藝侯
 患之，因黑田孝高以請焉。孝高推輓，關白乃下朱章，
 廣家、淡德、黑田氏元長、武能繼家聲，又好讀書，通佛

籍善國詩有集傳家云七日關白班師抵太宰府留
 止既月盡收九國任子乃論定功罪復島津氏舊封
 悉削其兼井之地封佐佐成政于肥後曰先世之勲
 不可廢也徙小早川隆景于筑前割豐前六郡封黑
 田孝高治于中津以其二郡封森勝信治于粉倉以
 筑後三郡封毛利秀包治于來目以其三郡封橘宗
 茂治于柳川大友義統高橋統增皆復舊封割伊東
 祐丘舊封予飫肥曾井清武其餘黜陟有差關白以
 肥前侯政家有功奏得敘任初政家幼立鍋島直茂
 以公族攝國事大得士心政家尋卒亾何其孤又歿

國人推直茂為主關白之興也直茂為龍造寺氏首
 納款于京師以為九國倡關白淡嘉之又知直茂器
 幹可用也遂下朱章云薩太公龍伯詣伯臺拜命所
 在土寇懼罪屏息者及赦令下各爭出祝髮自歸其
 渠魁有木山紹宅者善聯詞嘗遊京師赴管廟會得
 盤太帶句膾炙人口有句曰心苦幾月遠古曾未弟
紹宅聯之亾人志連須肌尔結
 布盤太帶世因捨其名號曰盤帶於是關白作令曰土寇
 作暴為日已久宜誅渠帥正典刑而悉宥其餘或白
 魁首有木盤帶關白曰然耶風韻可惜孤當曲從寬
 典乃一切赦之遂命修政令除煩苛鋤豪強通關津

秋七月關白振旅而歸。天皇遣使者郊勞。八月大君如京師賀捷也。大君陞從二位遷大納言。八日我世子秀忠加元服。詔敘從五位下任侍從并武藏守。若侯長重從西征復獲罪於是關白奪其封予松任之田五萬石封淺野長政于若十七日大君至自京師初關白奪尾藤知定封於是以噴封生駒雅樂頭親正食十七萬石知定奔相及相亾見誅冬十月薩侯義弘朝于京師關白予松下之綱船坂丹之田三千石任石見守錄舊諡也。十二月廿八日詔加大君左近衛太將左馬寮御監故事唯鎌倉

吉兵衛長政後筑前守

室川諸將軍有是拜世榮之中津侯孝高之就封也。土豪拒命者所在基布孝高與子長政分兵進勦關白聞警令吉川廣家助之合擊平之筑前侯隆景之就封也。蠲苛法革舊弊整飭士風綏懷反側布寬大之政務與民休息境內悅服嘗慨喪亂之久人不知學乃摹下毛足利學規于名島治所設庠舍建聖廟行釋菜之禮使大夫士庶人學親臨勸勉焉吏民觀聽靡然成風云。逸史氏曰筑紫之亂久而始定矣黑田氏播人而起身乎微祿一朝展驥邈爾西徙以受草昧之建土人

強梗之習。宐矣。其猖獗不從命也。自非父子。英武絕人。惡得戡定如此之速哉。然其初政之美。則未有傳也。小早川氏藝之賢將。身致通顯。屢從航海之役。其自三原徙豫地。亦接紫海。威名久布乎西土。故就封之始。已足以帖服國人之心。且其治教兼明者。實卓越乎一時。乃風化之易易。亦宐矣。今姑舍其名望。特與黑田氏絜材量器識。其深淺高下。亦可坐而定焉。爾。

天文中。大友宗麟乘亂封殖。與海外諸國私通互市。西洋因傳天主教。散金以煽惑愚民。西陲爭附和蠻。

大村新八郎後丹
後守為肥前大村
城主、理事、一作嘉
前

人益至。其教遂流。染畿甸。天正初。織田右府伐津侯村重。村重股肱高山友祥。篤信天教。右府遣蠻人誘降之。荒木氏竟衰。亾。右府賞蠻人功。起天主觀于安土。以寘之。邪說日熾。而右府弗寤。及關白興。始廢其居。布禁天下。是歲蠻種居長崎者盛修天教。士民奔波。長崎係大村理事別邑。而理事專弗禁焉。關白怒。沒入長崎。捕蠻種及弟子二十餘人。磔殺之。遂設嚴禁。命互市外船不得載術士。使鍋島直茂監長崎。然列侯大人信從者既多。往往密招致術士。所在飾其居。沒關白世勢。寢公然云。越後參議景勝略與羽。又用。

兵于佐屢得克勝境土益拓

十六年戊子春正月大君田于中泉遠聚樂第之

成也關白奏請行幸天皇許之時喪亂日久典

故圯缺關白令前田玄以采應永中幸大君義滿第

永亨中幸大君義教第儀及公卿記籍與禮家議雜

就之於是四方無事而儀號亦定遂奏請其期三月

大君朝京師公子秀康遷左近衛少將群臣遷任有

差松前豪族蠣崎慶廣修使幣請內附夏四月關白

就封慶廣比內諸侯慶廣遂以松前自氏焉松前蓋

肅慎東南陬慶廣先若之諸源也父季廣避亂海島

民部大輔慶廣又志摩守又伊豆守

以智力取松前至慶廣威令寢行夷民服從或曰嘉

吉中若狹守源信廣越海入于夷中取其南界以定

北地傳至慶廣也上世東國有蝦夷動為邊患累朝

命將出師叛服亾恒及皇風漸被夷民嚮化或逃

入海率濱無復夷種後世因曰肅慎東陲為蝦夷聲

問絕不相通至此松前始入版圖其地北有大山橫

阻山上設夷徼不相踰越而海津通夷船互市不絕

云十四日天皇幸聚樂第上皇及諸皇子

宗室二宮妃嬪皆往關白迎扈大君及文武百官

諸侯皆扈從縱民觀焉四方奔波重沓父老或流涕

曰不圖今日始覩太平之象并伊直政時陞四位侍從故得扈從陪侍以陪臣與通侯列眾皆榮之
 天皇留御累日凡幣獻之腆供億之殷實踰前古
 天皇大驩十五日關白使諸侯盟于御前載書曰凡同盟之人一心協力同尊王室蔑弛勤勞王官之邑蔑有侵牟關白所令蔑有沮格無愆義無從欲相戒相飭世世罔墜有渝斯盟日本二祖一宗之靈六十六國明神大罰殛之俾殞軀泯國無有遺育十六日大宴公卿諸侯上皇天皇賜御製國詩關白以下皆應制賡歌詔使大君及內大臣信雄

大納言秀長中納言秀次中將秀家班清華之上十八日天皇還宮關白括輦下戶稅充供御以為定額廿七日大君至自京師
 逸史氏曰王室之卑也尚矣有豐臣氏能執大節舉盛事使蒼生仰日月末光比諸應仁間凌替之極實為霄壤祖宗在天之靈不為無所慰矣若夫身發乎閭伍風雲之會揮馬策以答群雄戡定之勲蔑視千古初無所恃於朝命而恭順如此實可嘉尚也雖然陽尊王室陰樹己威挾以令諸侯成屋上建瓴之勢使天下益不敢枝梧牛耳之命雖以王家勤

勞爲盟首。而其所主在乎使列侯不違己令。耳假而不歸。是則可憎矣。故曰五霸功之首。罪之魁。善夫。五月關白遣富田知信如相讓不庭。曰北條氏雄據關左者五世。併吞八國。坐自封殖。未嘗入朝。修職貢罪孰大焉。今也。新天子明聖。四海駿奔。宜亟述職。無受後至之誅。時相侯氏政老。氏直嗣立。父子相議。依違答之。知信請期曰。再期而往。固趣之。乃約以今冬。蓋欲得質以比我。大君而關白藐北條氏。不以爲意也。佐佐成政多欲而寡恩。其封東肥也。關白戒曰。善拊諸城館主。慎勿暴民。既就國。下令諸豪勾檢。

民田境內繹騷。上寇大作。諸豪祐之。成政苦戰累月。粗定之。關白怒。使人責讓之。成政懼。欲如京師面謝。閏月至。尼崎不敢入。關白又使人請焉。成政自殺。國除。關白遣左衛門大夫正則彈正忠長政雅集頭親正討餘寇。藝師助之。國中悉平。關白乃分肥後以廿五萬石封加藤清正。以廿四萬石封小西行長。六月大君與夫人豐臣氏如京師。以關白太夫人疾也。秋七月。藝侯輝元以筑侯隆景隱侯廣家如京師。修重幣謁關白。關白亦厚待之。輝元陞從四位上。參議隆景廣家從四位下。侍從皆朝覲拜命。八月相人如京。

師請曰。曷與駿侯易沼田。而真田昌幸實未致也。願得之。而後朝。關白弗懌。曰。北條氏遷延觀望。孤當與師久矣。特以駿納言之。姻屈。意圖無事。已疆場之事。孤所不知。當以異日議。九月。大君至自京師。留夫人氏侍。旭臺藝侯輝元就國。關白取備侯秀家。姉爲女。以配隱侯廣家。關白尋諭藝侯。割雲伯數郡。增廣家徙治於富田。初。毛利氏以隱封元春。而世之關白。旣善廣家。又念元春元長皆歿于王事也。乃欲酌廣家一國。石田三成。大谷吉隆議曰。輝元已據十國。隆景秀包竝受封。紫海西土殆歸。其有今又別封廣

家。強大滋甚。非長策也。宜喻輝元。割地增隱。是足以示恩。亦可以分勢。故有是命。云。相人復如京師。申理疆事。冬十月。關白遊於北野。盛行茗讌。群下競設屋宇。以供具。關白令茶博利休督其事。於是茶事大興。凡暴貴粹富。無他伎倆者。顯以此爲宴好之資。務以器玩好尚。相銜耀。天下靡然成風。利休恃寵。頗爲姦利。居三年。有罪。伏誅。妻孥竄逐。後遇赦。而還。其子宗淳。孫宗且。宗室等。復以茶博噪世。云。十一月。米澤侯伊達政宗使人來通好。大君嘉其遠。至善遇之。世傳政宗系出於右大臣藤原魚名。其裔常陸介宗村

右京大夫政宗後
中納言

居伊達郡與因氏焉後嗣隆替凡二十世及政宗威
力頗張十二月大君狩于吉良是歲關白改舊金
幣始造大小銀金

十七年己丑春正月大君薨于中泉初甲將土屋

右衛門尉直村
總藏昌恒

直村歿于長篠其弟昌恒歿于天日昌恒有孤兒家
人畏織田氏以兒奔駿托清見寺於是大君過寺
兒出奉拜訊而知之乃載還謂世子曰今為汝獲防
身刀一口乃提兒屬之是為民部少輔忠直土屋氏
以祀後累功食來里上二萬石云真田昌幸以子信
幸質于我二月東海道地動三月大君如京師夏

左衛門督晴朝

四月賀侯利家享關白于京師邸關白采足利氏舊
儀始用牛車鹵簿甚盛五月關白浴于有馬溫泉時
關白號令所及五十餘國山東諸侯佐竹里見結城
那須皆發使送款關白命朝會禁其私鬪結城晴朝
老而無子請得公族為後關白乃使公子秀康為義
子關白以府藏充溢復棚于聚樂第外出金銀各二
十六萬五千兩以供乘輿徧後宮宗室公卿餘如乙
酉故事十日大君至自京師米澤侯政宗及會津
與侯葦名義廣戰于盤柿山政宗將片倉景綱以銃
手三百自山後逼之會大風驟至沙塵蔽天義廣大

葦名平四郎又日
向守
片倉小十郎

常陸介義重

出羽守忠政、榊原康政子、

久世三四郎

坂部三十郎

渥美甚五郎

逸史 卷之六

懷德堂

敗挺身而遁。投常侯佐竹義重。政宗長驅下會津四郡。遂徙治焉。威振輿羽。廿三日大須賀康高卒。年六十三養子忠政嗣。初戲下士。久世廣宣坂部廣勝渥美勝吉。皆世臣有軍功。武田氏之頻來寇也。康高亟奔命。大君擇廣宣等三人。及他壯士。隸之戰守。積勞。及康高卒。又命三人相其室。秋七月。關白使富田左近知信津田隼人信季來理相之疆事。榊原式部以二使如上田諭真田昌幸曰。亟輸上毛之田于相。取償於我。其那胡桃。上子之丘墓。宐依舊有之。昌幸聽命。左近隼人遂如相。致沼田。且促入朝。相侯不禮焉。群臣

岩城修理大夫
石川大和守
結城左衛門佐

二階堂遠江守盛
義

安房守氏邦

或諫之。氏政曰。函關天險。而東人驍勇。世稱關左八國之兵敵。天下之眾。非虛言矣。且相之與京畿山川隔絕。關白末如我何也已。大君屢使人勸朝。亦弗聽。常侯義重與岩城常隆石川昭光結城義親謀納。葦名義廣合兵伐伊達氏。連不利。乞援于越。會上杉氏擊佐不果。乃罷歸。八月上杉氏分兵赴援。亦不及。而罷。冬十月。伊達氏取須賀川。盤瀨滅二階堂氏。下仙道七郡。威益振。結城石川岩城皆降。附關白使人讓其強梁。且命朝會。大君亦使人勸諭。政宗弗從。相侯之得沼田也。以予北條氏邦。於是沼田守將襲

逸史 卷之六

○十七年

○十三

懷德堂

那胡桃取之真田昌幸上狀于京師關白大怒遂奏請發東征之命相人石卷康昌時使在京師聞之大懼因石田三成謝曰取那胡桃編禪狂謀非寡君所知關白拘康昌檻送之遺書于相侯曰子廢格八王命背約猖獗大逆無道孤當以來春奉明詔精銳百萬正不庭之罪大君亦使人戒飭相人始懼氏政傲然曰是虛喝耳猴奴寔來兵寡則力不全兵衆則饒不繼祇自燬已無足患者於是守禦之議尚緩十二月大君如大阪請東征約相侯氏直因大君謝罪請入朝關白弗聽十八日大君至自大阪

關白下符徵畿內諸道兵二十六萬期以次年三月命大君統前部長束正家督運大募舟船時東土梗塞海運未通衆口匆匆懼海神作祟關白晒作戒龍父檄以授衆曰投之大洋保無風波民乃應募初足利氏之盛也與明通好使舶來往朝鮮亦屢朝貢其衰也爭亂相尋不逞外交西裔不逞之徒乃多航海明窘我警鄰好遂絕朝鮮亦不復入貢關白西征符之歲使橘康廣如朝鮮命修故事朝鮮王昭李氏辭以水路迷昧不得要領而還康廣嘗亟爲行人關白怒以爲有私誅之夷其族對馬島距朝鮮最邇島



對馬守義智

兵部大輔忠世後
雅樂頭

遠東 卷之六

懷德堂

主宗氏歷世相往反。或交兵。諳其事情。及關白在筑紫。宗義智納款會師。以完其封。是歲關白遣對侯義智及浮屠玄蘓往責朝鮮。諭以義智熟海路。宜與俱來。令之不得拒。是冬琉球人貢。關白知其羈屬於明。諭使者曰。我欲通明國。若國盍為我言之。明即不聽。當大舉致討。使者反命。琉球王寧尚大驚。馳告之。明主翊鈞朱氏廟號神宗年號萬曆弗聽。琉球懼不敢報。

十八年庚寅春正月。世子如京師。十四日夫人豐臣氏卒于京師。關白以戎事倥傯。祕不發喪。密葬于東福寺十五日見世子于敷樂井。伊直政酒井忠世內藤正成

修理亮正成
常陸介忠成

朝倉能登

青山忠成從焉。關白曰。佳兒佳兒。攜而人。命元妃淺野氏。盡更衣髻手。授金飾刀。而出曰。變鄙樣為都樣。亞相必喜。因言二三子。亞相慤實。以其與相有姻。送兒擬質。孤豈疑亞相邪。厚贈遣歸。相聞關白定大舉。始修守備。繕壘濬池。分親戚大臣。扼諸險要。餘皆閉之。都城糧儲充溢。器仗豐精。意在必勝。而將士疑懼。民心動搖。朝倉重信受守於函關。退而嘆曰。主昏而臣諛。十年以還。政事淆亂。愁怨載路。北條氏之鬼。不血食者。在此舉也。廿五日世子至自京師。大君曰。關白不留長兒。是欲假我沿道諸城也。遂命本多重

德 卷之六

○十八年

○十五

懷德堂

江戸二郎

右京大夫義宣後
左中將
伊奈熊藏後備前
守忠政一作忠次

次本多正信掃修焉居數日關白使者至果然佐竹
義重累年用師于邑國土豪服從者三十三族江戸
重道據水戸不下於是伐而取之獲重道乃令長子
義宣徙治焉遂老于大田大君令伊奈忠政監道
里命造浮梁於富士川二月大君調步騎二萬五
千作軍令十餘條使所過秋毫無犯大誓師衆而後
發尾張內大臣信雄越後參議景勝加賀參議利家
皆發三月朔關白入朝陞辭天皇下詔錫節
刀二日帥兵十七萬發京師軍裝究鮮麗下令縱觀
焉使安藝參議輝元留守京師大和大納言秀長守

大阪

逸史氏曰豐臣氏之師有名者三焉山崎之役復君
讎也西征薩東征相奉王命也復讎物情所允心
公而迹正所以啓霸也二征雖非無私心而敵愾之
號夫人惴惴不得議焉所以成霸也夫乘鷹揚之勢
臨以順名天下孰禦之天下莫禦而皇威亦不爲
無所伸矣當是時諸侯昏虐生靈塗炭而王室既
卑六師之討寥乎絕響則斯舉也不可無焉嗟哉予
也之有取乎伯功其得已乎哉

越師賀師自東山入大君發甲信兵助之松枝

德川

○十八年

○十六

懷德堂

城主大導寺政繁扞之阪本上不戰而潰進圍松枝
 十日大君次長窪駿豆之諸城多潰岡崎處守本
 多重次受命外次空城以待關白意以為失守忽忽
 不樂及關白至不迎不謁曰此非吾君也關白再三
 召之固辭不入關白至吉田雨霖川浸漲伊奈忠政
 白曰請需霽而濟關白曰吾聞軍行雨中臨水若不
 速濟後軍必蹇今女尼之者何答曰單軍枝兵宜速
 濟今大師而然溺歿必多矣關白曰善乃留三日十
 九日至駿府將入石田三成請問曰聞之道路德川
 氏與相通謀恐有變矣關白遲徊淺野長政諫曰需

事之賊也邪說不足信焉乃人廿日大君至自長
 窪相見甚驩留止數日本多重次以事至自岡崎會
 大君將入見關白趨進自後詈曰主君主君妄作可
 怪有國者豈有假人以都城哉人若乞北臺亦且出
 而付之耶言畢而出時西人滿席皆眩然不曠大
 君左右顧曰渠為本多重次我世臣也少長於寡人
 百戰不顧身寡人深愛之然資性狂率豪放老而滋
 甚廣座辱寡人如此間居燕見可知已公等幸勿為
 意僉謝曰是夜又作也所覩實際所聞尊藩多名士
 可慶也關白聞之益弗懌廿八日進抵總原豆按圖

議戰。大君曰：分兵圍山中，相韭山、豆二城，而某向函關。渠父子即來，殿下請以大兵繼後，一舉可禽。二城取一，而渠猶不出。某當從間道入酒勾，相留兵斷八國援路，然後與殿下會，直攻小田原，破之必矣。關白曰：善。但函嶺至酒勾，得無敵城乎？大君曰：有新莊足柄鷹巢三城，然人心不固，望我大兵必懼而潰。不然，當蹂躪而過耳。關白壯之，使內府信雄攻韭山。黃門秀次攻山中，廿九日，中村一氏以偏師薄山中。一柳直末先登而死，師遂取外城，進乘牙城。秀次鼓衆繼之，獲松田秀植、間宮康俊，其良也。守將北條氏

民部少輔一氏

伊豆守直末

松田左兵衛大夫
間宮豊前

左衛門大夫氏勝

松田尾張

勝棄城而遁。大君乃從間道踰函嶺，三城果潰，追躡多獲首虜，遂進而軍酒勾。小田原震駭，松田憲秀相世臣而以邪佞固寵，顯政導主以淫侈，紀綱大頽，暴斂濫刑，民不聊生。相侯昏愚不察也。憲秀心知相之咎於覆亾，乃因掘秀政潛納款，欲賣國以要重賞。關白陽許之，相侯恃函關之險，以為萬全。及大君踰嶺，諸城多陷，甚恇怖。迺與太公議出師決戰，憲秀恐死戰或勝，欲促其亾，止之曰：敵鋒方銳，不可當矣。彼大眾遠來，漕運不繼，野無青艸，足坐而困之，俟其食盡而遁，以逸乘勞，如富山壓卵，關白可生致焉。相

俟日善乃止。內府信雄破韭山郭，守將北條氏規勇而多機謀，旅力絕人，援臂善射，撫下有恩，士樂為用。屢出接戰，所向皆披靡。西師死傷甚多，關白聞之，愕曰：內府非氏規敵，乃下令禁戰，築長圍守之。夏四月，我師及相師戰于宮木野，相破之，湯基竹浦之戍皆潰。奔小田原，大師進傳小田原松田尾張潛使人謂關白曰：本城西南有山曰石垣，即營于此，下瞰城中，則情見勢屈，臣乃伺間為應。關白大悅，賞而遣之。遂發役夫，攀石垣，設樓櫓，糊楹紙於牆身，以代堊。一夜而畢，隨伐前樹，則城中可指點，相人駭以為神，防禦

術窮。九日關白移營于石垣，與大君登櫓曰：北條在吾脚底，喪無日矣。當移公封于斯八國。大君拜謝，關白耳語曰：公得八國，亦將治于小田原歟。大君曰：不知後圖，今日就之。關白曰：非矣，其地在疆場，當令宿臣守焉。我聞距此二十里有江戶。武藏國豐島郡其城太田道灌所築，初名千代田城。沃野廣衍，控河擁海，嘗按圖寔形勝之區，公宜都于此。大君曰：諾哉。關白使諸軍圍城，數十重，下令禁鹵，剌使內府信雄會師于小田原，留部將圍韭山。我別將及長宗部元親加藤嘉明九鬼嘉隆脇坂安治率舟師護糧運，攻下豆相沿海諸城。

安房守氏邦

左衛門佐景政

常陸介重茲

會于小田原。軍中流言。平內府源亞相與相侯通謀。將士皆危懼。關白乃從左右數人。與內府來。我營飲。醺。又與大君造內府營。盡驩而罷。訛言輒止。賀師。越師與我甲信師下松枝。以降將政繁為鄉導。下武。之七城。遂圍鉢形。城主北條氏邦在小田原。留守諸。將堅拒不下。北條氏勝逃在其邑甘索。相侯召之。恥。而不出。乃有譖言。大君使人誘之。卒出降。氏勝福。島氏其少也。以面首寵於北條氏。康因受族也。江戸。城主遠山景政在小田原。廿二日守將舉城迎我師。淺野長政木村重茲率偏師入上毛。大君使本多。

修理大夫康國原
姓依田

忠勝酒井家次鳥居元忠平岩親吉松平康國助之。轉戰長驅。下城寨十四。行收兵至三萬。次本田。武關。白命助賀越師攻鉢形。長政等以隸戰功微不肯。遂。進自房入二總。分兵轉鬪月餘。得城砦四十八。關白。嘉其功。不責以違節度。岩築。武城主北條氏房在小。田原。五月三日出兵。夜斫蒲生氏卿營。氏卿執丈八。稍臨谿。擊之。殪而沒水者三十餘人。敵遂退。松平康。國頓于總社。為降將所害。事起倉猝。弟康貞單刀擊。賊殪十餘人。定之。大君使康貞襲封長束正家。措。辦運事。畢會于師。初。大君命多時糧。曰。大兵遠出。

曠日彌久。穀必踊貴。既而相中米粟狼戾。價不騰。大君歎曰。正家蕭何之才。豐公善用。人矣。掘秀政之從軍也。沿道差人。購牛數十頭。眾異之。及大兵踰函嶺。輜重困嶮。秀政獨以牛運之。士眾勞逸懸殊。一夜風雨晦冥。秀政令其營曰。必有偷盜。與其失鎧馬糧。仗於何人。寧我伺情者。親罰取之。乃起巡軍者三士。不得睡。營中無事。而佗營果多。亾失人服其智。筑侯隆景守清洲。關白患小田原不下。駙召隆景謀之。隆景曰。圍堅城。莫如務饗士。張樂令眾无倦色也。城中知我食多。士樂。竟無脫圍之期。當不戰而屈。吾先人

妹尾下總

美濃守忠政忠勝
長子

滅雲。實用此策。關白曰。善。乃釀酒犒師。下令軍中。馔番之餘。隨意高會。侯伯皆造茶房。設舞臺。迭爲賓主。關白大君以下。各自製新詞。被之筦絃。列營歌呼之聲。往往徹曉。城中益困。廿一日。淺野長政本多忠勝攻岩築門于南門。平岩親吉自東門。鳥居元忠自北門。皆疾戰。奪外城。城將妹尾兼延驍勇善鬪。殺傷相當。本多忠政年十六。刺兼延殪之。餘眾走入牙城。元忠進薄之。其士死傷百餘人。廿二日。守將乞降。曰。諸客皆勇。不可敵矣。但華表旗一軍最猛。願致城於華表公。華表爲元忠徽號。元忠乃受降。石出三成大

谷吉隆長束正家等圍館林。上守將固拒城東南有大澤。城中恃險不置。戍三成募民伐木撤屋造浮梁於澤。三日而畢。四面齊登。城垂陷。日暮收軍。城中度不脫。飲宴徹曉。詰旦復進兵。浮梁俄陷。城中復修守備。三成患之。請北條氏勝諭城中守將。乃以城降。北莊侯掘秀政卒于師。年三十八子秀治襲封。佐竹岩城相馬秋田等東陞。諸侯聞西師驟勝。小田原孤危。皆震怖。爭送款于關白。親往執謁者。陸續不絕。伊達氏始懼發。使乞降附。大君諭令疾來謁。六月政宗從百餘騎間關赴行臺。關白真之山谷使人讓其專橫命

南部大膳大夫信直
久茲弥四郎後津輕右京亮

悉致其侵攘之地。政宗謝曰。臣死生唯命。況土壤乎。關白乃召見慰勞。且曰。卿徂小戰。未觀天下軍容也。乃親興臨絕壑。指點列營。然後遣歸。左右僉曰。是放虎溪山也。關白哂曰。我示之堂堂之陣。彼股慄奉命之不暇。惡敢與我抗。不血刃而定。與羽非爾所知矣。政宗退。謂其人曰。關白殆天授我矢。不攜貳。初南部侯信直。臣有久茲為信作難。討之不克。為信取津州。據之。潛如京師。結納近衛公。因得達於關白。遂造行臺。稱津州城主。因自氏焉。若世襲者。關白予朱章。定其封。於是信直赴行臺。遇之途。視其帶。近衛氏花號。

畏不敢擊見關白訴焉請討關白以其先來朱章既
 頒不許津刈氏永列為顯諸侯津刈南上途經南部
 南部氏切齒為絕其行故津刈氏會同迂回取途以
 到于今云治部少輔三成刑部少輔吉隆等圍忍武
 城主成田氏長在小田原守將善拒西師屢失利歿
 傷甚多關白令若侯長政及東陞諸侯師助之長政
 使人諭降守將守將許之長政見三成告之三成忌
 長政多功給曰我既得內應當自南門入子亦自他
 門進長政門焉城兵擊卻之三成乃曰內應謀敗守
 將因無復降意三成欲自以為功賭城帶大川四面

下總守氏長

多沼藪曰可灌矣遂募居民築堤坊守將知地形不
 困水潛出其民應募以收錢帛三成貪功知而弗禁
 及就決川引之城中才沮洳而四外浩渺西師不復
 得近城中高枕而臥後數日甚雨堤夜決漂營數十
 溺殺數百人三成深自愧悔
 逸史氏曰三成虺蜮小人豐公之人駿府也既進邪
 說以間我大君幾誤國家大計淺彈正之降忍也
 又以忌刻之私壞其垂成之功隨恃擔板之見不復
 存博謀灌城之策疎拙自屈即此三事其所操持施
 設可概知也已為之上者宜擯諸四裔以懲將來矣

豐臣氏之智足以燭其姦而反寵任之以為爪牙終啓慶長滔天之禍者獨何與意其泆忍側媚之態足以蠱惑主耳目也夫嗟乎難任人虞廷所急況於其下乎異日豐家之鬼之餒實自三成發之君人者不可不慎焉

關白令掘秀治貽書相侯給曰若能及今納降封以武相二國又密書于松田憲秀促內應之期且曰事就則了相豆十四日憲秀會子婿議焉僉從之次子莚春號泣固諫憲秀不聽遂遣人約秀治從其所守門迎師期以上六日莚春夜以甲櫬自盛使昇而入

左馬助莚春

見相侯曰臣願乞一人之命以告大事相侯與之盟乃涕泣告故請宥父歿十五日相侯召憲秀使人詰其反憲秀佯驚曰是反間耳曰莚春告之憲秀色動遂囚之悉收其黨命佗將守其門秀治與諸將及期往旗幟皆異乃止莚春亟請免父相侯弗許

逸史氏曰莚春之事可憫矣不告則傷乎君告則傷乎父忠孝不兩全之論於是乎起矣然凡是之類其人既不深原而議者亦不詳究爾豈人身大節而有不可兩全之理耶蓋當其變熟諫苦諍冀其一寤既竭心力而弗能得他岐旁徑不可復問唯有歿以先

事而已矣。雖無濟於所天也。一死而臣子之責塞矣。謂之兩全不亦可乎。夫大逆罪不容誅矣。荜春告而求免惑之甚也。

賀侯利家越侯景勝下鉢形及所在城郭詣行臺獻捷。關白無喜色。二侯退不自安。關白謂左右曰。二子之功不爲不多矣。然事在招納。無矢石之勞。凡爲將者當先屠一城而後受降。不則有恩無威。二侯聞之請屠八王子。武以自効許之。加藤嘉明謂其人曰。關白其無後乎。殺以立威。是偏裨將校以武自喜者之爲耳。長天下者務止殺。猶恐不及。今有斯言。不類焉。

逸史氏以爲知言。曰。昔者尹氏彥明論季康子殺無道。就有道曰。殺之爲言。豈爲人上之語哉。彥明嘉明其意暗合矣。

井伊直政所部松平康重募礦夫鑿地道以泄湍水。遂鑿入城中。廿二日夜暴雨壞地道。樓壁摧陷。直政廼設覆道。傍親麾兵入城。縱火斬首四百級。城兵亦傾力防戰。天黑不辨咫尺。且事倉猝無繼者。死傷頗多。直政乃收兵。城兵追尾。遇覆大敗。大君麾下望火光駭異。松平家忠曰。是無他。我兵乘風雨入城耳。報隨至。小田原合圍累月。唯弓銃相挑。是日始有斬

陸奥守氏輝

中山勘解由

狩野主膳正晚号

一菴

金子三郎右衛門

近藤出羽介

助六郎昭守後勘

解由左介信吉後

備前守

通史 卷之六

獲之功。關白大悅。賞及士伍。廿四日師圍八王子。賀
 侯門于南門。越侯門于北門。城主北條氏輝在小田
 原。守將橫地監物中山家範狩野一菴金子家重近
 藤助實皆驍勇善鬪。西師前後鼓譟。肉薄而登。縱火
 鏖戰。殪屍盈巷。一菴助實歿于北門。家範歿于南門。
 監物遁。城陷。二侯收俘馘。送諸行臺。關白乃悅。後
 大君錄其戰歿之孤。家範子昭守信吉等皆列功臣。
 關白使黑田孝高羽柴勝雅爲行人。入城申前約。且
 曰。關白猛士如林。餽饗如山。節鉞所指。莫不銜壁輿。
 觀今也。斯城孑立。危在旦夕。公若能幡然覺寤。舍逆

取順。則坐享二國之封。先世之祀。與天壤俱存。孰與
 魚遊釜中。靡爛在頃刻。而恬然不知。以貽嗤乎萬世。
 吉凶禍福之機。決於呼吸。願迨今蚤圖之。勸諭再三。
 太公弗聽。曰。寡人跨有八國者數世。今削其六。不如
 歿之愈。初。關白使人書于城中。招成田氏長。氏長復
 書約降。於是關白送氏長書于相侯。曰。城中離叛。若
 此。危迫旦夕。相侯召氏長。稱病不至。怒拘之。且聞八
 國諸城多不守。懼而議降。秋七月。大君使人如韭
 山。諭降北條氏規。弗聽。大君復使內藤信成往。曰。
 相侯將降。關白既許。予武相以存其祀。子宐疾來議。

盟固約示以關白誓書氏規從之相侯氏直惶惑失
 度不踈盟約五日親造大君營請曰氏政以下皆
 宥死一等大君曰寡人宜避姻婭之嫌使之因羽
 柴勝雅以告關白見其不結約而遽至喜謂是可以
 擠矣乃曰皆如所請但其封境將以二總代武相當
 速致城氏直悅而退氏規適小田原聞之覺其詐大
 恚還韭山復脩守備氏直與書促降氏規不得已致
 城造行臺六日氏直誅松田憲秀致城造大君營
 七日關白命撤圍悉出其人限以三日令片桐市正
 脇坂中書監諸門禁鹵掠大君使井伊兵部本多

田村安栖

中書柳原式部蒞焉初小笠原長忠叛降甲甲入奔
 相在圍中於是大君收斬之九日太公氏政與弟
 氏輝在醫員安栖所竅命關白謂大君曰北條氏
 沮王命大逆無道孤奉詔遠征而不取鯨鯢無
 以示天下將誅氏政氏輝餘悉從寬典何如大君
 曰唯命十日大君整師旅入城十一日關白使人
 適安栖舍氏輝見使者曰我既知焉請浴而入與氏
 政偕自裁關白梟其首于京師放氏直及氏規氏勝
 等三十人于高野命百人之餼相夫人源氏大歸相
 氏後關白寘氏直于界府既而封以河內之田萬石

逸史 卷之六

惺惺堂

尋病卒無嗣。松田英春從氏直去國及其卒，乃無仕賀國以終舉世鄙之云。

逸史氏曰：北條氏建國五葉，厚自封殖，威振一世。當是時，苟能務德修政，以觀中國之變，赫然之怒，芟暴亂而拯倒懸，天下孰禦之？惜乎父子皆庸劣，偷安怙愒，以恣耳目之慾，姦邪顯權，民心日離，而恬如也。見豐臣氏藉雄武之資，挾王室之重，以虎視于中原，既不能令，又不受命，負險固恃富強，以動天下之兵，甘冒鯨鯢之名，國隕宗覆而後止，愚亦甚矣。書曰：同力度德，同德度義。吾度北條其不格明矣。豈成敗論

之云乎哉

關白徙大君封于北條氏地，相豆武房二總二毛八國，使其統內諸侯里見皆川宇都宮等為附庸，割駿遠勢江之田萬石為行路畷獵之地，又以江田九萬石為朝宿邑。

逸史氏曰：徙封之制非古也。蓋其君臣墳墓之地，而一朝委棄焉，大傷孝子慈孫之心，且失其民歷世愛戴之情，化淳為漓，庸可訓哉。是以先王慶讓之典，增地削地，皆就其封，未嘗移而易之也。夫參國我墳墓而關白弗察焉，大君宜有所請而怒然遠徙，不復

里見安房守忠義
皆川山城守廣熙
宇津宮三郎左衛
門國綱

回顧者豈有佗耶。蓋以豐公不學，亾術悖於理義，又其喜怒難測，不可撓拂也。大君其如之何，抑是制在爭亂之時，似有不得已者。蓋疆土日啓，所酬功勞不能不腆，而其人多非世襲。舊疆割盡，新壤有餘，故有所移易而黜陟亦行乎其中矣。雖然，賢而移諸善地，猶可也。不賢而徙諸醜地，醜地之民何辜，自非權度精審，樂循理者不能處其空也。若豐公麤率之資，固不足責焉。我大君異日致太平，猶且因循未改者，亦唯權時之制，勢不能不然耳。特至於後世承平，當有爲之時，依然相受，以爲永制，則不能無憾矣。或

曰：是制也，蓋病於侯國之富厚，累世民心固結，將來致尾大不掉。若唐季藩鎮，所以默銷其禍乎？未萌烏得容喙？易所謂童牛之牯，元吉是也。曰：惡，是何言也？國不富厚，奚以爲教？民不固結，焉足言治？夫封建之設，各世其土宇，以環衛京室，乃得衆得財，固其職也。所患獨在長天下者，驕泰汰虐，以失諸侯之心已矣。舍我醜忌，彼美殆不可救藥。且如其所病，宜莫若與薩諸巨藩國家，於是概無所問，移易恒在郡侯已下。非童牛是童狗，何爲假牯而後吉？至近世，有德大君開中興之業，英明所燭，有見於此，乃停廢是制焉。

者三十年識者以為盛德今而復其舊惜矣夫

徒內大臣信雄封于我舊疆五國信雄辭不受關白

怒曰內府非治國之才孤特以其先君之子厚待之

辭者何也乃執信雄放之秋田羽收其封尾勢封甥

秀次于尾及北勢五郡封加藤光泰于甲初關白壯

時光泰以微者從守橫山自奮與湖越兵戰得出身

三木山崎柳瀨之役皆有功累食四萬石關白愛重

念擢用於是首得大封遂封中村一氏駿十四萬石

池田輝政吉田十五萬石堀尾吉晴濱松十二萬石

森忠政川中島十二萬石田中吉政岡崎十萬石山

遠江守光泰

式部少輔一氏

三左衛門輝政

帶刀先生吉晴

美作守忠政

兵部少輔吉政

對馬守豐

玄蕃頭豐氏

越前守久秀

兵部少輔秀政

參議秀雄

內一豐懸川五萬石有馬豐氏橫須賀三萬石其餘

行賞有差故曠侯仙石久秀私從師關白錄其舊功

封小諸信五萬石小笠原貞慶嘗獲罪關白於是關

白奪其邑淡志以封石川數正食十萬石貞慶子秀

政遂來仕大君以其故家善待之尋以故世子信

康女妻之次年關白遷信雄于豫至文祿中召詣大

阪予其子秀雄大野前越之田五萬石信雄尋屏居伏

水祝髮自號常真云

逸史氏曰織田氏之舜封似也其意蓋謂我其君之

子也尾勢我祖先之地也我豈受彼封之為哉雖然

甲申之成盟血未乾。既無君臣之迹。爾後豐臣氏日滋貴盛。織田氏脂韋柔懦。信其穿鼻。乃今日之舉。有自來矣。抑夫祖先舊土。其所自有焉。未嘗受之他人也。故織田氏心之所尤羞。在受彼朱章矣。豐公甚欲威福之已出也。故意之所尤注。在頒我朱章矣。我大君知之而不辭焉。織田氏知慮不及于此。一言櫻怒。遽取放竄之殃。又誰咎乎。詩云。言既遂矣。至于暴矣。兄弟不知。啞其笑矣。靜言思之。躬自悼矣。織田氏之謂也。若夫豐公所處之暴固不俟論焉。關白不能平於本多重次。乃謂大君曰。重次無禮。

足利成氏政氏高基晴氏義氏並左兵衛督或左馬頭左兵衛督國朝

於孤。蓋為孤罰焉。大君不得已。廢錮重次。潛予祿三千石。尋卒。云伊達政宗致會津仙道。還米澤。關白使上杉氏收其地。蘆名義廣請得舊封。會津關白弗聽。淺野長政石田三成。大谷吉隆為檢使。疆理與羽之田。前田利家上杉景勝總督其事。遂論東陲諸豪功罪。復除封邑。古河足利氏五傳至義氏。愈益衰絀。義氏卒。絕。後者九年。關白聞之。曰。故家也不可無祀。求得其族。國朝為後。食喜連川下之田五千石。賓於我。永世勿絕。關白一日觀於鎌倉。至鶴岡。命啓源賴朝祠龕。直上肅之。曰。子發於流竄。孤起自行伍。俱不



階寸土而能得志行于天下但孤為寒族子則萃冑故其成功較有難易是孤所以贏得一籌雖然我創業之友千載唯子三拊像背而出聞者嘖嘖稱其磊落

逸史氏曰英雄心迹前後一揆展矣豐關白之尚友於源征夷也抑其不善孫謀身後姦臣誤事令生前之鴻業盛烈以旋天斡地者不拯忽諸之亾亦胡相肖之酷也是可嘆已

十四日關白率師東下嫉大導寺政繁相宿臣而首賣降鄉導也執誅之于江戸十六日成田氏長乞降

九部修理

浦生氏舊封勢之松島十二萬石

關白以忍守將未降命氏長下之乃為減死一等收其邑氏長女有殊色關白召而寵之次年因予氏長烏山上五萬石云廿八日米澤侯政宗迎關白于鬱宮關白嘉其憾而能珍也善遇之 大君分遣諸將

徇未下郡邑八國悉平廼留大窪忠世守小田原及函關八月朔解嚴入江戸悉除北條氏苛政示以寬簡與民更始統內悅服南部侯信直族九部政實叛土寇應而起淺野長政浦生氏卿掘尾吉晴與伊達政宗引兵赴救擊政實降之關白至白河與以會津四郡仙道七郡四十二萬石封浦生氏卿鎮護與羽

伊勢守秀俊

宮内大輔家次
五郎左衛門忠政

萬西大崎三十萬石。封木村秀俊。伊達氏特撫其故地。米澤長井三十萬石。初關白以會津予丹後侯忠興。忠興辭曰。是出於器使之任。敢不唯命。是從。若或錄微功。賞之。願得小邦。輔于京畿。乃封蒲生氏。云關白謂東陬強梗。不易帖服。乃召氏卿秀俊。告諭鄭重。遂振旅而還。是月。大君改定群臣封邑。論功行賞。封井伊直政于箕輪。上本多忠勝于緒瀧。上榑原康政于館林。上各食十萬石。大窪忠世于小田原。鳥居元忠于矢造。上各食四萬石。平岩親吉于厩橋。上松平康貞于藤岡。上酒井家次于碓氷。上大須賀忠政。

左衛門大夫康通

右馬助康成

小大勝定利

周防守康重原姓

松井

弥次右衛門家長

河内守重忠

掃部助信嶺

三左衛門信成

千久留里。上各食三萬石。與平信昌。上宮崎。上石川康通。上鳴海。上小笠原秀政。上古河。上本多廣孝。上白井。上牧野康成。上大胡。上菅沼定利。上吉井。上松平康重。上奇西。上内藤家長。上佐貫。上高力清長。上岩築。上各食二萬石。松平家忠。上忍。上酒井重忠。上河越。上大窪忠隣。上羽生。上小笠原信嶺。上本莊。上松平家廣。上松山。上本多正信。上甘索。上菅沼定盈。上阿布。上内藤信成。上葦山。上各食一萬石。佗並有差。九月朔。關白還京師。改松下之綱。封予勢遠之田。萬石。後數年而卒。云伊達氏以削地心實快快。迺謀。

作亂潛誘與羽民既有期日會大谷刑部覈實民出督責峻急十月與人訴焉刑部斬三人拘五人與人怒不竣期而發殺吏卒數十人所在競起應之各據城堡伊達氏以其失期不敢發越侯景勝引兵擊賊轉戰旬餘下數寨斬二千餘人以雪溪罷師餘黨亦降散江戶城狹隘且惡至於階用壞船板初遷也本多正信請修拓且曰階除最陋無待大賓恐為四方嗤大君哂曰是婦女之談耳不聽乃會有司急定群臣城邑促期以徒多設草舍區處士大夫其食采者挈孥權寓于邑長家及寺祠中皆徐圖土木經遠

邇揣輕重量散劇紆更番資用有給館傳不踰遷者如歸至是而畢乃發使者如京師致舊封關白擊節嘆曰是何神速因顧座曰德川處事非人所能及者往往如此木村秀俊受封驕益苛虐其民作亂陷都城封內上寇充斥秀俊奔佐沼與賊圍之秀俊告急於會津會津侯氏卿使人來乞師十一月氏卿率師救佐沼會大雪使人檣而前行至井索城與聞米澤侯政宗有異志使人促赴援政宗不得已軍吉岡與氏卿親往議軍務政宗愕然氏卿破賊二寨欲益進兵政宗稱病不從氏卿行布長蛇陣備之政宗不敢

動名生賊邀戰氏卿奮擊破之遂拔名生政宗欲與賊夾擊氏卿尾而馳則城既陷氏卿陳甚嚴整乃止賊懼解佐沼圍氏卿招秀俊于名生政宗屢使人謝無貳心氏卿令攻宮崎以自償政宗乃伐宮崎下之所在賊寨聞蒲生荐克多潰大君遣結城秀康赴援榑原康政為先鋒十二月石田三成以關白命來請北伐中納言秀次帥師先發氏卿以大雪欲班師虞政宗生變不果康政與若侯長政喻政宗送質政宗聽命先還廿八日我世子秀忠陞從四位下侍從尋遷右近衛中將先是朝鮮王昭使黃允吉金誠

豐前守調信

一許箴之隨對侯宗義智入貢會關白東征候伺五閱月關白以琉球無報知明不修好心不能平是冬遣允吉等還答書有言孤欲假道於貴國大舉入明貴國其為鄉導復使柳川調信浮屠玄蘓偕行允吉歸報曰必有兵禍矣誠一以為虛喝朝鮮王令誠一載酒就使館以私問情調信曰西盟久寒我邦欲尋之而明未報我主於是有遠伐之意貴邦幸調停以通兩好則必無事誠一支吾玄蘓作色曰元人之寇我西陲高麗實導之故我欲釋憾于韓亦已久矣不釋而罷調信玄蘓尋回朝鮮懼始修兵備關白又使

